

郁達夫文選



現代
文庫

郁達夫近作精選目錄

五六年來創作生活的回顧

……一

◎小說

出奔

……

……一〇

遲暮

……

……五一

過去

……

……六三

薄奠

……

……八九

春風沉醉的晚上

……

……一〇六

◎散文

杭江小歷紀程

……

原书缺页2-末

現代
文庫

郁達夫近作精選

五六年來創作生活的回顧

一個人活在世上，生了兩隻腳，天天不知不覺地，走來走去。走的路真不知有多少。你若不細想則已，你若回頭來細想一想，則你所已經走過了的路線，和將來不得不走的路線，實在是最自然，同時也是最複雜，最奇怪的一件事情。

面前的小小的一條路，你轉灣抹角的走去，走一天也走不了，走一年也走不了，走一輩子也走不了，有時候你以為沒有路了，然而幾個圈圍一打，則前面的坦道，又好好的在你的眼前。今天的路，是昨天的續，明天的路，一定又是今天的延長，約而言之，我們所走的路，是繼續我們祖父的足跡，而將來我們的子孫所走之路，又是和我們的在一條延長線上的。

外國人說，『各條路都引到羅馬去，』然而到了羅馬之後，或是換一條路換一個

方向走去，或是循原路而同，各人的前面，仍舊是有路的，羅馬決不是人生行路的止境。所以我們在不知不覺的中間，一步一步在走的路，你若把牠接合起來，連成了一條直線來回頭一看，實在是可以使人驚駭的一件事情。

路是如此，我們的心境行動，也是如此，你若把過去的一切，平鋪起來，回頭一看，自家也要駭一跳，因為自家以為這樣平庸的一個過去，回顧起來，也有那麼些個曲折，那麼些個長度。

我在過去的創作生活，本來是，不自覺的。平時為朋友所催促，或境遇所逼迫，於無聊之際，拿起筆來寫寫，不知不覺的五六年間，總計起來，也居然積寫了五六十萬字。兩年前頭，應了朋友之請，想把三十歲以前做的東西，匯集在一處，出一本全集。後來因饑寒所驅使，乞食四方，車無停轍，這事情也就擱起。去年冬天，從廣州回到了上海，什麼事情也不幹，偶爾一檢，將散佚的作品先檢成了一本『寒灰』。其次把『沈淪』『蕩寇』『兩集』修改了一下，訂成了一本『鷄肋』。現在又把上兩集所未錄的稿子修輯成功，編成了這一本『過去』。

對於全集出書的意見，和各集寫成當時的心境環境，都已在上舉兩集的頭上說過了，現在我只想把自已的『如何的和小說發生關係』『如何的動起筆來』又『對於創作，有如何的一種成見』等等，來亂談一下。

我在小學中學念書的時候，是一個品行方正的模範學生。學校的功課，做得很勤，空下來的時候，只讀讀四史和唐詩古文，當時正在流行的禮拜六派前身的那些肉麻小說和林畏廬的繙譯說部，一本也沒有讀過。只有那年正在小學校畢業的暑假裏，家裏的一隻禁閱書箱開放了，我從那隻箱裏，拿出了兩部書來，一部是石頭記，一部是六才子。

暑假以後，進了中學校，禮拜天的午後，我老到當時舊書鋪很多的梅花碑去散步。有一天在一家舊書鋪裏買了一部西湖佳話，和一部花月痕。這兩部書，是我有意看中國小說的時候和我相接觸的最初的兩部小說。這一年是宣統二年，我在杭州的第一中學裏讀書。

第二年武昌革民軍起了事，我於暑假中回到故鄉，秋季開學的時候，省立各學校，

都因為時局關係，關門停學，我就改入了一個教會學校。那時候的教會學校程度很低，我於功課之外，有許多閒暇，於是就去買了些浪漫的曲本來看，記得桃花扇和燕子箋，是我當時最愛讀的兩本戲曲。

這一年的九月裏去國，到日本之後，拚命的用功補習，於半年之中，把中學校的課程全部修完。翌年三月，是我十八歲的春天，考入了東京第一高等學校的預科。這一年的功課雖則很緊，但我在課餘之暇，也居然讀了兩本俄國杜兒葛納夫的英譯小說，一本是初戀，一本是春潮。

和西洋文學的接觸開始了，以後就急轉直下，從杜兒葛納夫到托爾斯泰，從托爾斯泰到獨思托以夫斯基，高爾基，契訶夫。更從俄國作家，轉到德國各作家的作品上去，後來甚至於弄得把學校的功課丟開，專在旅館裏讀當時流行的所謂軟文學作品。

在高等學校裏住了四年，共計所讀的俄德英日法的小說，總有一千部內外，後來進了東京的帝大，這讀小說之癖，也終於改不過來，就是現在，於吃飯做事之外，坐下來讀的，也以小說為最多。這是我與西洋小說發生關係以來的大概情形，在高等學校的

神經病時代，說不定也因為讀俄國小說過多，致受了一點壞的影響。

至於我的創作，『沈淪』以前的確沒有做過什麼可以記述的東西，若硬的要說出來，那麼我在去國之先，曾經做過一篇模倣西湖佳話的敘事詩，在高等學校時代，曾經做過一篇記一個留學生和一位日本少女的戀愛的故事。這兩篇東西原稿當然早已不在，就是篇中的情節，現在也已經想不出來了。我的真正的創作生活，還是於『沈淪』發表以後起的。

寫『沈淪』各篇的時候，我已在東京的帝大經濟學部裏了。那時候生活程度很低，學校的功課很寬，每天於讀小說之暇，大半就在咖啡館裏找女孩子喝酒，誰也不願意用功，誰也想不到將來會以小說吃飯。所以『沈淪』裏的三篇小說，完全是遊戲筆墨，既無真生命在內，也不曾加以推敲，經過磨琢的。記得『沈淪』那一篇東西寫好之後，曾給幾位當時在東京的朋友看過，他們讀了，非但沒有什麼感想，并且背後頭還在笑我說：『這一種東西，將來是不是可以印行的？中國那裏有這一種體裁？』因為當時的中國，思想實在還混亂得很，適之他們的新青年，在北京也不過博得一小部分的學

生的同情而已。大家決不想到變遷會這樣的快的。

後來『沈淪』出了書，引起了許多議論。一九二二年回國以後，另外也找不到職業，於是做小說賣文章的自覺意識，方纔有點擡起頭來了。接着就是創造週報季刊等的發行，這中間生活愈苦，文章也做得愈多，一九二三的一年，總算是我的 Most Productive 的一年。在這一年之內，做的長短小說和議論雜文，總有四十來篇。（現在在這集裏所收的，是以這一年的作品為最多。）這一年的九月，受了北大之聘，到北京之後，因為環境的變遷和預備講義的忙碌，在一九二四年中間，心裏雖感到了許多苦悶焦燥，然而作品終究不多。在這一期的作品裏，自家覺得稍為滿意的，都已收在寒灰集裏了，所以在這集裏，所收特少。

一九二五年，是不言不語，不做東西的一年。這一年在武昌大學裏教書，看了不少的陰謀詭計，讀了不少的線裝書籍，結果終因為武昌的惡濁空氣壓人太重，就匆匆的走了。自我從事於創作以來，像這一年那麼的心境惡劣的經驗，還沒有過。在這一年中，感到了許多幻滅，引起了許多疑心，我以為以後我的創作力將永久地消失了。後來回

到上海來小住，閒時也上從前住過的地方去走走，一種懷舊之情，落魄之感，重新將我的創作慾喚起，一直到現在止，雖則這中間，也曾南去廣州，北返北京，行色匆匆，不曾坐下來做過偉大的東西，但自家想想，今後彷彿還能夠奮鬥，還能夠重新回復一九二三年當時的元氣的樣子。

至於我的對於創作的態度，說出來，或者人家要笑我，我覺得『文學作品，都是作家的自敘傳』這一句話，是千真萬真的客觀的態度，客觀的描寫，無論你客觀到怎麼樣一個地步，若真的純客觀的態度，純客觀的描寫是可能的話，那藝術家的才氣可以不要，藝術家存在的理由，也就消滅了。左拉的文章，若是純客觀的描寫的標本，那麼他著的小說上，何必要署左拉的名呢？他的弟子做的文章，豈不是同他一樣的麼？他的弟子的弟子做的文章，又豈不是也和他一樣的呢？所以我說，作家的個性，是無論如何，總須在他的作品裏頭保留着的。作家既有了這一種強的個性，他只要能夠修養，就可以成功一個有力的作家。修養是什麼呢？就是他一己的體驗。美國有一位有錢的太太，因為她兒子想做一個小說家，（她兒子是曾在哈佛大學文科畢業的，）有一次寫信去

問 Maugham 要如何纔可以使她的兒子成功。M 氏回答她說：給他兩千塊金洋錢一年，由他去鬼混去！(Give him two thousand dollars a year, and let him go to devil!) 我覺得這就是作家要尊重自己一己的體驗的證明。

關於這一層，我也和一位新進作家討論過好幾次，我覺得沒有這一宗經驗的人，決不能憑空捏造，做關於這一宗事情的小說。所以我主張，無產階級的文學，非要由無產階級自身來創造不可。他反駁我說：『那麼許多大文豪的小說裏，有殺人做賊的事情描寫在那裏，難道他們真的去殺了人做了賊了麼？』我覺得他這一句話，仍舊是駁我不倒。因為那些大文豪的小說裏所描寫的殺人做賊，只是由我們這些和作家一樣的也無殺人做賊的經驗的人看起來有趣而已，若果真殺人者做賊者看起來，恐怕他們不但不能感動，或者也許要笑作家的淺薄哩！

所以我對於創作，抱的是這一種態度，起初就是這樣，現在還是這樣，將來大約也是不會變的。我覺得作者的生活，應該和作者的藝術緊抱在一塊，作品裏的 Individuality 是決不能喪失的。若有人以為這一種見解是錯的，那麼請他指出證據來，或者請

他自己做出幾篇可以證明他的主張的作品來，那更是我所喜歡的了。

於『過去』一集編了之後，回顧了一下從前的經過，感慨正是不少，現在可惜我時間沒有，不能詳細地寫牠出來，勉強做了這一段短文，聊把牠拿來當序。

一九二七年八月三十一日午前四時於上海之寓居。

選自創作的經驗。

小說

出奔

一 避難

金華江曲折西來，衢江游龍似地北下，兩條江水會合的洲邊，數千年來，就是一個閭閻撲地，商賈雲屯的交通要市。居民約近萬家，桅檣終年林立，有水有山，并且還富於財源；雖則彈丸似的一區小市，但從軍事上，政治上說來，在一九二七年的前後，要取浙江，這蘭溪縣倒也是錢塘江上游不得不先奪取的第一軍事要港。

國民革命軍東出東江，傳檄而定福建，東路北伐，先鋒隊將迫近一夫當關，萬夫莫敵的仙霞嶺下的時候，一九二六年的餘日，剩已無多，在軍閥蹂躪下的東浙農民，也有點蠢蠢思動起來了。

每次社會發生變動的關頭，普遍流現在各地鄉村小市的事狀經過，大約總是一

例的；最初是軍隊的過境，其次是不知出處的種種謠傳的流行，又其次是風信旗一樣的那些得風氣之先的富戶的遷徙。這些富戶的遷徙程序，小節雖或有點出入，但大致總也是刻板式的；省城及大都市的首富，遷往洋場，小都市的次富，遷往省城或大都市，鄉下的土豪，自然也要遷往附近的小都市，去避一時的風雨。

當董玉林雇了一隻小船，將箱籠細軟裝滿了中艙，帶着他的已經有半頭白髮的老妻，和他所最愛，已經在省城進了一年師範學校的長女婉珍，及十三歲的末子大發，與養婢愛娥等悄悄離開土著的董村，揚帆北去，上那兩江合流的蘭溪縣城去避難的時候，遲明的冬日，已經掛上了樹梢，滿地的濃霜，早在那裏放水晶似的閃光了。船將離岸的一刻，董玉林以綿袍長袖擦着額上的急汗，還絮絮叨叨，向立在岸上送他們出發替他們留守的長工，屬咐了許多催款，索利，收取花息的瑣事；他隨船擺動着身體，向東面看看朝陽，看看兩岸的自己所有的田地山場，只在惋惜，只在微歎。等船行了好一段，已經看不見董村附近的樹林田地了之後，他方纔默默的屈身爬入了艙裏。

董玉林家的財產，已經堆積了兩代了。他的父親董長子自長毛營裏逃回來的時

候，大家都說他是發了一筆橫財來的；那時候非但董玉林還沒有生，就是董玉林的母親也還在鄰村的一家破落人家充作蓬頭赤足的使婢。蔓延十餘省，持續近廿年的洪楊戰爭後的中國農村，元氣雖則喪了一點，但一則因人口不繁，二則因地方還富，恢復恢復，倒也並不十分艱難，董長子以他一身十八歲的膂力，和數年刻苦的經營，當董玉林生下地來的那一年，已經在董村西頭蓋起了一坐三開間的草屋，懇熟了附近三十多畝地的沙田了。那時候況且田賦又輕，生活費用又少，經董長子的勤儉的一生之所積，除田地房屋等不動產不計外，董玉林於董長子死後還襲受了床頭土下埋藏起來的一酒甕雪白的大花邊。

董玉林的身體雖則沒有他父親那麼高，可是團團的一臉橫肉，四方的一個肩背，一雙同老鼠眼似的小眼睛，以及朝天的那個獅子鼻，和鼻下的一張大嘴，兩撇鼠鬚，看起來簡直是董長子的只低了半寸的活化身。他不但繼承了董長子的外貌，并且同時也繼承了董長子的鄙吝刻苦的習性。當他十九歲的時候，董長子於垂死之前，替他娶了離開董村將近百里地的上塘村那一位賢媳婦後，董長子在臨終的床上，口眼閉得

緊緊貼貼，死臉上，并且還呈露了一臉笑容；因為這一位玉林媳婦的剝削刻薄的才能，雖則年紀輕輕，倒反遠出在老校的公公之上。據村裏的傳說，說董長子的那一甕埋藏，先還不肯說出，直等斷氣之後，又爲此活轉來了一次，纔輕輕地對他的媳婦說的。

董長子死後，董玉林夫婦的治世工作開始了；第一着，董玉林就減低了家裏那位老長工的年俸，本來是每年制錢八千文的工資，減到了七千。沙地裏種植的農作物，除每年依舊的雜糧之外，更添上了些白菜和蘿蔔的野蔬；於是那一位長工，在交冬以後，便又加了一門挑擔上市集去賣野蔬的日課。

董玉林有一天上縣城去賣玉蜀黍回來，在西門的舊貨鋪裏忽而發見了一張還不十分破漏的舊網；他以極低廉的價格買了回去，加了一番補綴，每天晚上，就可以上江邊去捕捉魚蝦了；所以在長工的野蔬擔頭，有時候便會有他老婆新養的鷄子生下來的鷄蛋和魚蝦之類混在一道。

照董村的習慣，農忙的夏日，每日須吃四次，較清閑的冬日，每日也要吃三次粥飯的；董長子死後，董玉林以節省爲名，把夏日的四次飲食改成了三次，冬日的三餐縮成

了兩次或兩次半；所謂半餐者，就是不動爐火，將剩下來粥飯胡亂吃一點充飢的意見。

董長子死後的第二年，董村附近一帶於五月水災之餘，入秋又成了旱荒。村內外的居民賣兒鬻女，這一年的冬天大家都過不來年。玉林夫婦外面雖也在裝作愁眉苦眼，不能終日的樣子，但心裏却在私私地打算，打算着如何的趁此機會，來最有效地運用他們父親遺下來的那一甕私藏。

最初先由玉林嫂去嘗試，拿了幾塊大洋，向尚有田產積下的人家去放年終的急款。言明兩月之後，本利加倍償還，若付不出現錢的時候，動用器具，土地使用權，小兒女的人身之類，都可以作抵，臨時估價定奪。經過了這一年放款的結果，董玉林夫婦又發現了一條很迅速的積財大道了；從此以後，不但是每年的年終，董玉林家門口成了近村農民的集會之所，就是當青黃不接，過五月節八月節的時候，也成了那批忠厚老實家裏還有一點薄產的中小農的血肉的市場。因為口乾喝鹽滷，重利盤剝的惡毒，誰不曉得，但急難來時，沒有當舖，沒有信用，小借款通融的鄉下的農民，除走這一條極路外，